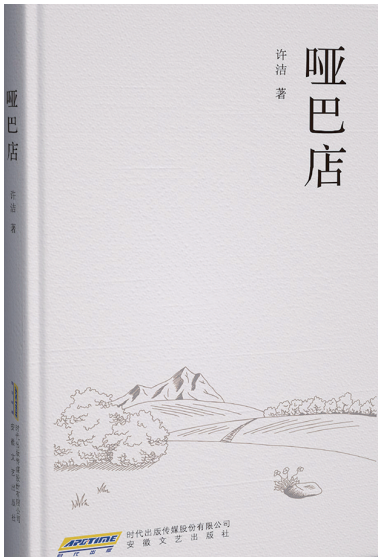


哑巴店是一个老地名,位于长丰县岗集镇卧龙山村。对我而言,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具象的地名,还是一个意象复杂的寓所。2012年4月6日,我从福建泉州赶赴哑巴店履职。一年以后,我和我的朋友们爱上了哑巴店的那片树木,于是我果断辞职,把自己种在了哑巴店。

梦想和现实是一把双刃剑,我舞着舞着就累了,有时还会伤到自己。土地的能量惊人,容不得你去欺骗和亵渎。这些年来,哑巴店就是我的人生课堂,它教会我说话,也教会我不说话。

哑巴店还真有哑巴。我曾遇到一个帮我们种树的哑巴工人。哑巴姓罗,五十多岁,有事没事喜欢跟我比划。慢慢地,我也习惯了跟他交流。一个秋天的正午,在我们林地比邻坟岗的一个高坡上,我看到哑巴双手枕头躺在草地上,静静地望着天上的云朵。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季节,哑巴想什么,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他是忧郁的。我不敢惊动他,也像哑巴一样,跟他一起望着那朵我认为是肤浅的云。那是一朵不会下雨的云,一朵喜欢沾染霞光的云,也是一朵应该受到批判的云。望着望着,我就悄悄地离开了哑巴。

一朵不会下雨的云,对我们园林有什么用呢?我种树,我浇水,一天一天地,连天上的云朵都不眷顾?那么大一片树木,都在排队等着我们浇



《哑巴店》 许洁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

水,有的等着等着,就死了心。我意识到雨水对于我们园林的意义,我甚至可以为它们放声哭泣。

但哑巴店也不光有树,还有大平

《哑巴店》后记

许洁

塘里的鱼。大平塘里的鱼是我们放养的,养着养着,鱼儿就知道我们饲养的规律。当我在池塘边敲打脸盆的时候,一群群的鱼儿就露出黑脊背,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。它们浩浩荡荡,争先恐后地游到我眼前,视我为至亲。人是有感情的,动物、植物亦是。在哑巴店的园林里,我懂得了万物间的信赖与共生。比如小黄狗、小刺猬、野兔和鱼儿。但到最后小黄狗被人偷走了,小刺猬被拖拉机压死了,野兔越猎越少,鱼儿也被一场暴雨冲散了。在哑巴店,令人忧伤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我跟它们一起守望四季,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它们的影子还在时常陪伴着我,我很珍惜这样的缘分。因为它们,我拉下了面罩,固守着本真。这与我在五谷庙的成长有着相似的经历。

五谷庙也是一个地名,那里有座五谷庙,也是我的故乡。在五谷庙,我可以向一切事物致敬。我不仅要向稻子致敬,向麦子致敬,向殿堂和棺木致敬,也要向稗子致敬,向

蚂蚱致敬,向蠓虫和水蛇致敬……我是在它们的陪伴下不断成长起来的。就这样,我把五谷庙的基因带到了哑巴店,又把哑巴店的基因带回到五谷庙,最后合成为现在的我。如今,这两个地名相互牵挂着,成为我诗歌表达的精神内核之一。

我很想结束这种牵挂,因为有很多的挣扎和不甘困扰着我。当我坐在高铁上看到山川不断逝去又不断涌来时;当我在开垦园林的挖机之间上蹿下跳时;当我在寺庙看见明亮的烛火和虔诚的朝拜时;当我穿过脚手架去工地交付广告物料时……我感觉我是虚弱的。我的日子异常朴素,我的形影十分孤寂。其实,我很反对这样的状态。我一直在努力。

出版这本小诗集,算是一个阶段的总结。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对于我爱诗的理解和支持。这么多年以来,没有哪一个人反对过我写诗,我觉得这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。同时,更要感谢一直以来关心、关注、支持我的师友们,谢谢你们的鞭策和鼓励。

我还会一直写下去。

稻田里就是有麦芒

梁小斌

许洁是一位哪怕是树叶落地,也要落出响声的诗人。树叶落地,在一般诗人看来,顶多代表某个季节的来临,既然是某个季节来临,诗人许洁认为恐怕要带有响声,这个响声恐怕就是“铁蒺藜”落地。

我宁愿它们都是从树上摔下来的
我宁愿它们叮叮当当,伤痕累累
我宁愿它们能在林荫道上
认真拦住我们的路
我宁愿你踩上去时
能把一半的尖叫声分给它们
我宁愿它们离开故园时
都能大哭一场

——《我宁愿落叶是一枚尖锐的铁蒺藜》

树叶落地,能挡住人们的去路,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但是刺痛我们前进脚步的,我原以为是落叶,但是它偏不。原来它是有棱有角的铁蒺藜。寥寥数言,透露出诗人的胸襟里有尖刺。铁蒺藜,它的原始意义就是掷地

有声,掷地有声是远远不够的。许洁坚持认为,铁蒺藜就要挡住人们的去路!平心而论,我们脚下碰到什么,我们顶多嘀咕几声,仍然过去。铁蒺藜的本意不仅是刺伤我们的脚底板,而且是要诗人们看看,刺伤我们的究竟是谁?

一般来说,诗人们为表现自我的博大,都隐秘了心中的尖锐部分,许洁偏不。他在自己创造的一个“间隙”的世界里谋生。让我们讴歌宁愿在“间隙”里生存的诗人。

秋天的雷声向原野发出问候
闪电把枝头上的留恋照白了
窗外骤雨如箭,尘埃和眺望纷纷
坠落

谁能知晓忽明忽暗的哑巴店
在一个守林人荒凉的酒盅里
有时是疼痛的树,有时是愤怒的草
有时是哑当哑当挖掘不尽的羁途
——《雷声让我想到哑巴店》

诗歌的确是诗人们展现自我的舞台,这个前提目前为止没有争议,实际上,这给诗歌提供了一个苛刻的要求。如何展现自我,是所有诗人们遇到的困境。

许洁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叫作哑巴店,哑巴店到底是先有哑巴居住,还是先有村庄,难以考证。我认为,恐怕是所有进入这个村庄的人们,都开始慢慢地学会:不是学会说话,而是学会不说话。许洁,终于成长为一个不再说话的诗人。不再说话里,许洁所创造的生存意境,必须大白于天下——他在全心全意地为告知而发声。

一个哑巴店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声响?

哑巴店的雷声,闪电撕裂天空的声音,窗外的骤雨声,树疼痛的声音,草愤怒的声音,挖掘机倒腾的声音,以及园林主对工人的训斥声……这些恐怕都是诗人许洁内心真实的声音。

谢天谢地,哑巴店是一幅图画。相互无语的人接踵而至,用眼神打着招呼。据许洁反映,哑巴店里从前还有寺庙。我甚至认为,曾经从寺庙里抛出来的孩子甚至也是哑巴。许洁在哑巴店里寻觅诗歌的发声,许洁在所有老百姓都不说话的哑语世界里茁壮成长。

论及许洁,必须冒出一个关键词:怜悯。在哑巴店的许洁,到底是“铁蒺藜”占上风还是“怜悯”占上风?对于诗人来说,这真是一个重大抉择。开始许洁认为,无论如何,还是“铁蒺藜”最为生动,“怜悯”弄不好容易空泛。千真万确,许洁终于成为一位将“怜悯”作为诗歌主题的诗人。

而现在蝉音已远,孤零零的蝉衣紧抓树干,谁能保证它能坚持多久啊

——《小雪抒情》(节选)

看到太阳时,已近正午了
绿色笼罩着它,病树——
还在病中。一晃而过的太阳,
把撕烂的光,打在它身上。
病树皱巴巴的。两只灰蜘蛛,
拉起了警戒线,一圈又一圈。

——《一棵病树》(节选)

概括起来讲,诗人许洁写到自然静物的生命状态,按照诗人的本意,是想写出哑巴店的呐喊,包括蝉衣,包括病树,包括雷声,也包括树枝相互碰撞的声音。据诗人自己说:“我的确曾经在哑巴店雷声大作的时刻,趁着雷声打破了一只瓦罐。”诗人发现,瓦罐里有米粒和铁蒺藜的残骸。“我将瓦罐的碎片重新合

拢。重新合拢的‘间隙’里逐渐地爬出了两个字:怜悯。”

诗人的心肠终于柔软下来,环绕在诗人周围的全是稻谷。诗人想成为所有稻谷里面的一支“穗”,我猜测他做到了。诗人的家乡叫作“五谷庙”,据许洁说,那里还真有一座五谷庙。

没有哪一串成熟的稻子不是表
达谦逊的

它们在庙宇四周,犹如我的父老
乡亲

今夜星星无数,我只铭记了流亡
的那颗

四十多年的愧疚,究竟能够滑向
何方?

无须辨识谁的车辆停驻庙前,三
分钟的静默

灯光吸引了一群又一群带有稻
香的喜庆飞出

我承认我是一棵曾经长坏了的
稗子

我承认我是一棵立于稻林被众
神宽恕了的

轻飘飘的稗子。我的母亲曾经跪
在蒲团上

一次又一次地等着西边的金光
照进庙堂

——《在五谷庙》

诗人许洁说,家乡的四周全是稻子,麦子很少。《在五谷庙》里,诗人承认自己“是一棵曾经长坏了的稗子”。这不是谦卑,而是坚持把自已移植在家乡稻浪里的一支麦芒,并期待在稻浪滚滚里拥抱着一望无际的稻穗。

这颗奇异的“稗子”,特立独行的“稗子”,其实就是麦芒。

稻穗里怎么会有麦芒?不会是五谷不分吧?

但是,许洁偏不!

